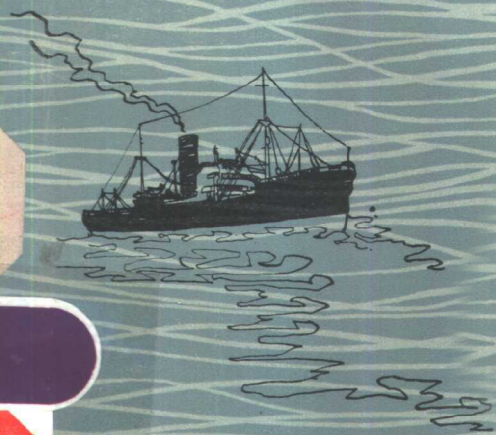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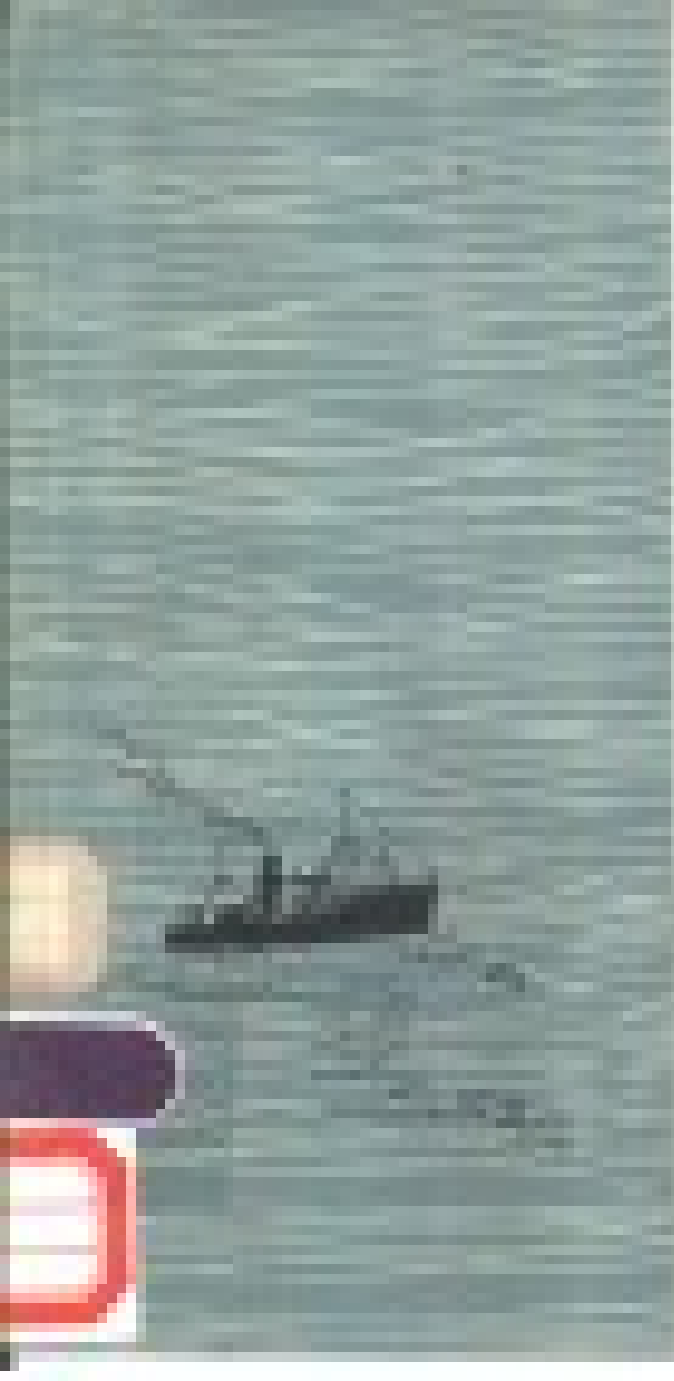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日〕叶山嘉树著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记中国远洋运输公司



0181

133
25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日] 叶山嘉树著

徐汲平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叶山嘉树(1894—1945)是日本作家,当过水手、记者等,并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二六年在狱中写成长篇小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小说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一艘资本家的货船“万寿号”由室兰航驶横滨,中途遭迂风暴,安井在工作时负了重伤,藤原等水手要求船长将负伤者送往医院,却遭到拒绝。于是藤原发动船员,进行罢工,迫使船长接受八小时工作制及伤病医疗费由船方负担等条件。船抵横滨后,罢工运动的组织者藤原和波田被捕入狱,另外一些船员被船方解雇。不过,海员们都在这次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

室兰港^①是通往太平洋的一个港口，它位于海湾深处，大黑岛就象一只塞子似地堵在湾口上。北海道全岛被雪所遮盖，在密云与地面之间，大雪纷飞，下个不停。

轮船万寿号，肚子里装满三千吨煤，冒着大风雪，向横滨进驶。轮船现在正要绕过大黑岛前进。在岛屿的那一方，翻腾着大浪。万寿号的船体几乎下沉到甲板，她胆战心惊地偷觑着太平洋的怒涛，然后，咬紧牙关，冲上前去。驾驶台向机舱发出了命令，让她那即将分娩的身子尽可能地开足马力。

北海航线冬季的气象，经常险恶之极。在冬季里，沿北部海岸一带，不可能有安全、愉快的航海。

万寿号甲板部的水手们，一面跟冲击在甲板上的炸药般猛烈的波浪飞沫搏斗，一面刷洗着甲板。从水龙带尖端里冒出接近沸点的热水，但它在甲板上流不到五尺远，就要冻结成冰。五个水手趁着热水还没冻结时，用尽浑身的力气，打扫着煤块。

① 室兰在日本北海道，拥室兰湾，是输送夕张煤田所出产的煤的港口。

万寿号眺望着右边的北海道的山岳和高原，向前航行。大雪象面纱似地笼罩着轮船和陆地。北海道猛烈的大风雪刮得桅樯悲痛地哀叫。

几万煤矿工人赤身裸体，冒着生命危险从数千尺的地下掘出了煤，这些煤经过人梯被运上地面。现在，这煤又在海上，靠船员的劳动给运走；这些船员也同样赤身裸体冒着生命危险，跟船体一起置身险境。

藤原六雄走进油灯间，去擦油灯。他今年二十八岁，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性情乖僻的人。看来，他不大爱干活，做起活来，好象敷衍了事似的。他的职务是仓库员。

油灯间面对着驾驶台，夹在水手舱和火伏舱当中，屋里狭窄得很。藤原在这里一面擦着灯罩，一面望着水手们刷洗甲板。他知道最近水手长和大副都对他看不顺眼。有一天吃饭时，水手长当着全体水手的面，对他说过：“在冲洗甲板的时候，仓库员也得帮着干哪！咱们的船比不得万八千吨的大船啊！”

他答道：“哼，仓库员就是管仓库的，只要把仓库管好，就算尽到了职责。”

——从那以后，我在当水手的伙伴中间，好象也不太受欢迎似的。——仓库员寂寞地思忖。

2

轮船的发动机虽然开足了马力，但是由于风浪太大，速度简直慢极了。虽然天还没亮就开船了，到了傍晚，却还没

穿过津轻海峡^①的海面。

当天晚上，高级船员们也曾讨论过是否要返回室兰，但没有实现。

暴风雪越来越猛烈，因此水手们的工作也就跟平常情形不同了。由于船体下沉，已经超过了载重水线，轮船的行驶阻力很大，每一个浪头都冲上甲板，漫到船上的海水不能够一下子从狭窄的排水孔流出去，使甲板也变成了汪洋一片。为了能在舱口上面通行，已经在甲板上架起了救生索，因为甲板上积满了海水，跟外面的海面一模一样，即使想在甲板上通行也完全不可能了。

后浪紧跟着前浪，就象一座座大山似地把轮船夹在当中：前浪的波谷刚刚冲击船首漫过船腹，后浪的波峰却又紧跟着冲击船首。我们这铁打的万寿号，也忍受不住这痛苦，呼嗤呼嗤，哗唧哗唧，发出象要咽气似的哀鸣。当波谷漫到船尾的时候，推进器就离开了海水，翘在空中乱转，好象飞机的螺旋桨在空中旋转似的，活象一只和船体同样大小的狰狞猛兽在吼叫。从一切没有特别装置的架子上，掉下来形形色色的东西，油灯从灯架上跳下来。舵机的效力，已经大大地减低了。由于推进器腾在空中乱转而感到危险，所以现在速度已经降低到三海里左右，只顾尽一切力量，不使船首移开风向。

在机舱和锅炉舱里工作的人都感到困难很大。因为船体动摇，加油工必须无比谨慎小心才能钻进机器和机器之

^① 在日本本州和北海道之间的海峡。

间狭窄的空隙里。火伏在锅炉前面，拿着铁锹，尽力不让自己被晃倒。

在锅炉舱紧上头的厨房里，厨师不得不把平常一次烧完的饭分为五次来烧；做菜也得这样，而且不能够做菜汤。

运煤伏在煤舱里，怎么也避免不了碰得满头大包。

水手们为了防止漫到甲板上的波浪浸进货舱，不得不盖上舱口盖，钉上配件，再牢牢地捆上绳索。这是危险的工作。但是，倘若不去做这危险的工作，就没有方法使整个轮船避免危险。船体猛烈地摇晃着脊梁，好象一匹烈马在对付一个不熟练的骑手。每摇晃一次，甲板就冲进一次波浪，好象用水舀子舀水似的。因为绳索被水浸湿，变得硬邦邦的，所以使操作非常困难而迟缓。但是，这是必须完成的工作。因为舱口喝水，就意味着船体沉没，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事了。五个水手，加上水手长、仓库员和木匠，总共八个人一齐下手，做完了这个工作。

他们被寒冷的海风吹得几乎冻僵，波浪象解剖刀似地闪亮，冲到身上，好象刀扎似的。波浪溅到身上，使不大动弹的部分冻得绷紧。

船体的灾难，跟船体结合着的人身的灾难，以及眼看自己的肉体就要冻僵的灾难，迫使水手们进行了惊心动魄的超人活动，正如一个半身不遂的老太婆居然能够从发生火灾的屋子里把一个石臼搬到房屋外面。这样，船首的两个舱口，完全做好了防御。

船尾还有两个舱口要做防御，但时间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水手们感到饥饿，但是海洋也感到饥饿，它想要

吞噬万寿号。

船体在不断挣扎，桅樯在不断悲鸣，索具因恐怖而不断喊叫。船首的底部决斗似地在跟波浪对打，船尾的螺旋桨举起手来，腾在空中挥动。

自然同人力在竭尽全力和一切智慧搏斗着。

3

人和机械同心协力坚守着轮船，跟自然搏斗；船员们再没有比这时候更加感到做一个船伙是那样令人恼怒、凄怆、消沉。尽管他们每一刹那都极端紧张和小心，但还是在哀伤着自己的命运。这艰苦的劳动使他们清清楚楚地感到、看到自己的地位十足是一个雇佣工人，就好象闪电能忽啦一下明晃晃地照亮漆黑的暗夜一样清楚。但是，这种感觉却完全跟闪电一样，瞬息即逝；接着，他们便不得不马上把一切注意力又集中在工作上。

当水手们做完了船首的工作，登上大厅甲板想要奔向船尾的舱口的时候，驾驶台上的舵手小仓一面大声叫骂着听不清的话，一面怒冲冲地跳下了驾驶台，他穿过大厅甲板，飞奔到船艙，又从那里的梯子跳了下去。

水手们大吃一惊。不但是水手们，就是厨房的厨师、伙役、正在轮班休息的轮机长、驾驶台上的船长，大家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小仓飞奔的去向。

小仓跑到了船尾。那里有个实习水手趴着右半身被绞进了从驾驶台操纵的蒸汽舵机的舵链和盖板之间，看上去

好象故意钻进去似的。

小仓本来想使实习水手轻易地把身子抽出来，但是，他为了使船首保持原方位，一刻也不能随便乱动舵机。

水手们都跑到这里来。有的尝试用棍棒撬开金属盖板。这时，波浪依旧冲上船尾，固然不象船首那么厉害，却也冲击了三四次。

全体水手和小仓，费了很大力气，终于从铁链和金属盖板当中把实习水手拉了出来。但是，实习水手却已经浑身软绵绵，好象打捞上来的溺死的尸体一样，只有一双眼睛有气无力地呆望着空中。两个水手马上把他抬到震动和噪音都很厉害的船首上，送进他的臭虫窝里。

必须马上给他脱下工作服，这事刻不容缓，却又极其困难。工作服已经冻硬，好象是用帆布作成的一般。跟随前来的藤原从腰间拔出刀子，巧妙地割开了工作服，然后把他的睡衣盖了上去。

杂役长^①的右手和右胸部分有紫里透黑的跌打伤，左脚的大拇趾头也碎了。

因为没有火炉，水手们非常冷。大伙懂得：如果谁也不管，将实习水手抛弃在一旁，由于负伤和受冻，他很快就会送命的。于是跟随前来的仓库员和两个水手就从每个水手的床铺上拿来所有的毛毡给他盖上。

然后，他们大伙就都跑到船尾，去遮盖那里的舱口。

遮盖船尾舱口的这项工作，其危险和困难和在船首时

^① 即实习水手。

相同。天空低压，好象伸手就能接触到似的，带着雪意的浓云在这低压的天空底下横飞。浓云纠缠住桅樯，好象要把它拔掉似地使它猛烈地震撼着。水平线一会远远超过了头顶，一会又深深沉落在脚底下（由于轮船动摇，好象使水平线也在移动）。杂役长的灾难，好象一条紧跟在身后的海蛟，也将要落在全体甲板工人的身上。

船尾的舱口绝对严密地被封闭上了。其次是机舱和它上面的公务舱，因为这两个舱在大厅甲板后面，比起先前的三个，要省力一些。于是藤原又回到“外间”（即船首部分），准备点灯。

他在走进油灯间之前，先走进了水手舱。实习水手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他疼痛难忍，连哭带喊地叫着“妈呀！爹呀！”然后屏息一会，陷入死一般的沉默。藤原靠着杂役长床头的木板，窥视着他的脸膛；但是什么也望不见，因为水手舱一扇窗子也没打开，只有一丝星夜似的微光，好容易从舱门口偷偷地钻进来。杂役长的床铺又是两层床铺的下铺，背着光亮，格外黑暗。藤原从自己床铺上取来一支蜡烛，放在杂役长枕边。他的脸色苍白得象涂了白漆似的，身体衰弱得象海蜇一般。

大副还没有给他进行任何诊疗。

藤原安慰杂役长说：“大副就会拿‘药膏’来的。这些家伙把破船看得比工人重千百倍嘛。不过，也用不到担心，因为大家都在你的身旁，会照顾你的。”说完，他就到油灯间准备点油灯去了。

万寿号已经开进了尻屋岬灯塔的海面，但风暴却一点

没有减弱。

水手们怕驳船和舢舨给风吹跑，用绳索把它捆了又捆，看来令人可笑，连甲板和烟囱上也左一根右一根拉上了绳索，捆得那么牢固，简直是在证实着：倘若船只遇险沉没，就绝对来不及解开绳索。这个工作虽然完全不怕波浪，但是，因为船体动摇，海风很大，又没有“栏杆”，所以非常危险，一不小心，就要掉进海里。驳船甲板^①是轮船里最高的部分，它是公务舱的屋顶兼天花板。水手们有的拿一根绳索，仰脸钻进驳船底下，有的在驳船外侧——那里只有一张甲板那么宽，从驳船的船舷到海面是一条直线——手抓着想要捆上绳索的驳船，脚踏轮船的船舷，身体朝着海面倾斜，往驳船上捆绳索。

因为船长就在眼前的驾驶台上看着大家工作，所以水手长便忙乱得连秃脑袋都象鲚鱼似地发红了，他一会儿大声叱责水手，一会儿显出又慌张又焦急的神色。

4

阴沉沉的暮色笼罩着海洋，从右船舷远望，尻屋岬的灯塔伤感地眨起眼来。再没有象在大风暴的海洋上眺望灯塔光芒的人那样伤感的了。这狂暴、呼啸着的海洋，就象顿时要夺去我们的生命似的。我们的家，从顶上到地下都在摇动跌撞。这里没有火，甚至也没有灯，但是灯塔却在那里发

① 驳船甲板：轮船上系着驳船的甲板。

光。那灯塔稳固地立在地上。那里有人家，有团聚的欢乐，有可爱的孩子，有可爱的妻子。那里，也许还有火盆，上面可能还放着一把水壶。可能还有为了过年而捣制的粘糕，孩子可能在撒娇讨嘴吃，母亲可能把今年才三岁的娃娃抱在膝头上，跟娃娃说：“快睡觉吧，夜里吃东西，要肚子疼哩！快睡觉吧，乖乖！”然后，也许十分疼爱地在娃娃的脸上亲一个嘴，接着对丈夫微微一笑说：“明天又要掉下许多小鸟哩，今天风暴这么大嘛。小鸟也罢，船也罢，这风暴真叫它们吃不消啊！”她可能又从火盆上拎下铁壶，沏上了茶。再背着娃娃，让娃娃的父亲拿出一块薄脆饼，冷不防递给孩子说：“娃娃真乖，看，给你点心！”

但是，我们却在冷冰冰的寒风、刀扎般的巨浪、雪一般冷酷的资本家和冰一般冷酷的船长下面工作。我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个倒霉的船员！

尤其是有家的下级船员更觉难堪：他们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忍不住要惦记着家；一到有风暴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便跟一个被判处了长期徒刑的囚徒一样，身心俱焚地想望着家人。更何况现在从船舷两侧放出了鲸油^①，倘不是风暴过大，是不会放出鲸油来的。

戾屋的灯塔在伤感地眨眼。天色将暮，黑暗象烟雾似地从波浪和波浪之间的波谷里偷偷地爬出来，接着又被雪白的浪花踢开了。

舵手小仓用尽一切力量，不让船首转离风向。他的眼

① 鲸油表面张力大，放出鲸油可适当减弱波浪。又称“镇浪油”。

睛机械地盯住罗经和轮船的方向。

这时候，在这只轮船的前左舷外面遥远的海面上，出现了一只轮船。小仓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啊！轮船！”

船长、大副和所有的人们，都集拢到驾驶台左舷，拿起望远镜来了望。

在此以前不久，在驳船甲板上，钻在驳船底下干活的水手波田芳夫，也已看到了小仓发现的那只轮船，他也独自从驳船底下朝那边了望着。

因为有望远镜，在驾驶台上的人已经看清那是一只遇难的轮船，它挂起了救生信号，正逐水漂流着。

驾驶台立刻给机舱发出了开足马力的命令，想前往救援一下。

当全船人员看见了遇险船，知道是赶去救援时，大家便都上了驳船甲板做好准备。

我们的万寿号已经喝了半肚子水，象个半淹死的人，现在却勇敢地把她那将要分娩的孕妇般的身子，朝着遇险船稍稍掉转了一下船首。这“稍稍”也只是极度的“稍稍”。但船体却已经一下子倾斜了过去。虽然船舵并没朝着那个方向，但船首却已经开始猛烈地摇动起来。同时，一片惊人的怒涛冲上船来，象要把整个船只连头带尾吞噬下去似的。

船长不管刚刚说过的话，现在却又把方向照旧扭转了回来。我们的船竟在短短的五分钟之内，差不多半旋转了一下。

万寿号虽然已经能够稍稍靠近那只遇险船，却又花了很大力气，把船首扭转过来，恢复了原先的位置。

去救援遇险船就等于要使我们的船一道沉没；因此船首就不再向那方向扭转了。但是，那艘搭载着可怜的弟兄们的遇险的姊妹船，却逐渐在我们的视野里变得巨大而鲜明。如果我们顺着现在的航路前进，就可能在她身旁四海里远的海面上通过。

波田从驳船底下爬出来，他靠着烟囱，抓住把手，顾不得挨冷受冻，全神贯注地了望着。眼看那象疯狗嘴里冒出来的惊涛骇浪，眼看那傍晚的昏暗就要把那艘遇险船吞噬下去了。他想起了自己也曾经两度遭遇过沉没的情景，眼神几乎要洞穿那艘遇险船了。

那只五百吨左右的小轮船，象艘环行北海道沿岸的轮船。现在，她的烟囱一丝残烟也不冒，象香烟蒂那么袅袅的烟也见不到；锅炉浸水，可能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桅樯下部缠住了一块帆布，仿佛是一块冲到码头港埠边的破布。这可能是在锅炉浸水以后，拆卸了船上某一块遮盖帆布，捆扎在桅樯上的，现在却只剩下了破碎的布头，象一块洗过的尿布似地在甲板上哗啦哗啦地飘动着。

但是，无论在驾驶台上，在桅樯上，在甲板上，无论在什么地方，都看不见一个船员。他们也许是在渡过津轻海峡的时候，拼出性命乘上驳船抛弃了轮船的；要不然，也许正在各船舱里随着船摇动着冻得冰凉的身子，互相撞来撞去，彼此追逐，诅咒、哀伤着一生毫无乐趣的工人的命运。但是，这次风暴的时间并不长。万寿号离岸的前一天是风暴的最高潮，到现在只经过了两天两夜。因此，那艘轮船上的船员们，也许现在还集中在一间船舱里，吃着永别前最后一顿简

单的晚餐。

波田陷入了沉思：“唉！我曾经两次乘过遇险沉没的船：一次是拦腰被撞翻；另一次是对撞。两次都在濑户内海：一次是在晚春；另一次是在盛夏。两次都得了救。但是，如果是在北海道冬季的海洋上，就决不会得救了！我现在还能够回忆起在濑户内海沉船的时候的情景来：那时候，我跳进海里，立刻拼命哀叫‘救命啊！’在呼喊的那一刹那，脑子里一下子交集了一切记忆、一切感触，就象要给它们算一笔总账似的。我想：‘今年才十八岁，现在就死掉，是早了两年。’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认为早了两年。但是自己却清清楚楚地认为早了两年。啊！如果那只轮船上的人们死掉了的话，他们可能都是抱着和我同样的感觉而死去的。最近自己在想：人在临死的时候，无论他是多大年纪，也会认为早了两年的。说不清有多少人早死了两年哩！不过，万寿号的船长是一个多么冷酷、残忍的东西！只不过离开四、五海里远，却见死不救，不想去看个究竟！这个船长为了自己的欢乐，说不定随时会拿我们的生命去喂海蛟哩！我相信：无论是为了那只沉没的轮船，或是为了我们的船员，同那船长斗争的一天一定会来的。”

遇险船越离越近。太阳虽然已经落下，但还残留着余辉。现在，如果想去救援，我们的船就更有可能靠近遇险船。但是我们勇敢的万寿号竟不顾全体船员的希望，由于船长的一句话，就冷酷地看着姊妹死去，掉头不顾，扬长而去了。而且，万寿号还挂起了无法救生的信号；这不是为了通知对方，而是为了欺骗全体船员，为了捏造航海日记。

实际上，这时风暴已经渐渐平静下来。船员对于船长一小时以前的勇敢行动感到纳罕。

那艘可爱的小轮船，已经倾斜了四十五度以上，快接近五十度；看来，立刻就要沉没似的，任何地方也看不到人。甲板上已经刷洗得干干净净，只有那充当了清扫夫的怒涛，残存在甲板的角落里，冻结成冰。桅樯上的帆布，原来是舱口上面的遮盖帆布，它的样子非常萧索。这是一艘没有火的轮船，没有人的轮船。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被遗弃了的世界。我们都并排站在大厅甲板上，向那即将与波浪同归于尽的轮船告别。任何人的心，都被暗淡而寒冷的寂寥咬着。

这也将是我们万寿号的命运？当我们也因饥寒而倒在船底，顺水飘流的时候，一只更大的轮船也可能从我们身旁通过。我们可能知道必须挂起信号来，我们也可能知道有必要通知外面：人们快要在船舱里冻僵啦。但是，可能任何人也不会上甲板去，因为上不去嘛！在半路上，就会倒下来的！

可能最后的一个人好歹爬上了甲板，这时那只更大的轮船鸣笛而过，活象一座漂浮海上的大不夜城，极其壮观，但它已经走过三海里远了。

就象这样，我们万寿号鸣笛而过。在那艘船里，在那艘无依无靠、象被抛弃的小狗一般可怜的船里，难道现在没有弟兄们微微听到汽笛的声音，用他们那冻伤的身子以最后的努力，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吗？

钟声响了，要吃晚饭了。水手走进水手舱，火伙走进火伙舱，各就各位。